

抗 病 记

我 童 年 的 教 育

罗尔纲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说 明

回顾一生，对我为人、做工作，影响最深重的是我童年时家庭对我的教育。

我母亲生在那个苦难的年代，出生在封建家庭。二十三岁守寡，望着小叔（我的本生父）成人、结婚，过了十二年我才出世，把我抱养过来做儿子，看作心头肉。可是，对我绝不纵容，管教非常严厉。不准做含有赌博性质的儿童游戏。严禁跟同学跑闹市，作浪荡。却准我养蟋蟀、放风筝。四岁时带我到东湖浸水，使我学会游泳，把心肺锻炼得很好。她教我热情帮助人。她教我有犯不校，对人要宽恕。她要给缝衣店缝衣。要贴金银锭、纸鞋出卖。要养鸽卖给酒楼。要种菜、种玉蜀黍、养鸡、养鸭吃。她整天劳动，也带我参加，把我养成终生热爱劳动的人。她教我做解乱丝乱线、贴金银纸锭、做纸鞋，都是细致的工作，粗心不得。特别是解乱丝乱线，一定要十分忍耐，十分小心，否则就会越解越紧、越理越乱的。这件工作更加把我锻炼成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

惯。她满足我好问的要求，把我培养成对事物“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态度。这些治学的态度，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我母亲在我幼年时就已经给我打下基础了。

我本生父是个教过师范、中学二十多年的教师。他对我的教育，不采取传统的灌入式的教学方法。而是不断买了很多书给我看，并把一些关于书籍的工作交给我做，使我得到自由发展。这对我一生治学，独立思考，勇于追求真理，至有关系。

我七岁即自学。十岁那年，以五十天工夫，读完王世贞《纲鉴》箱巾本五十册。十五岁已读完《四史》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在童年自学时，已经给后来研究历史种下了根源。

据科学研究表明，儿童时期的早期教育最会影响孩子智力的发展。在今天，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又成了问题。我这本小册子中，可能有些可供参考的地方。所以把它印出来，以奉献于做父母的人们和儿童少年们。不妥之处，敬请教正！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罗尔纲谨志于北京

我童年的教育

一 母 教

我出生在祖国南方边区广西贵县（现改为贵港市）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一生下地，就过继给伯父做儿子。^①伯父罗佩璜，家族都痛惜他英才早逝，还没有中举，就青年病逝了。他生前去桂林应试，买了许多文史书籍回来，我童年得来阅读，给后来学历史播下了种子。伯父留下的应试诗文和书院课艺，本生父和同族叔父们都拿来作范本，我看了先人手泽，也给我以鼓励。

伯母林氏，是我的母亲，从小教养我成人。她不认识字，是个能干的妇人，行动迅

^①我过继给伯父做儿子，就叫伯父做父亲，伯母做母亲。生我的父母，就叫本生父、本生母。本书照当时的称谓来叙述，谨注明于此。

捷，应事如流，一生没有一件到期未完成的工作，没有一件要做未做的事。她整天忙碌，却感到光阴有余，晚来摸黑静坐，悠然安暇。她遇事临机应变，我儿时，有个同街的赌徒，见我本生父不在家，以为妇人好欺凌，他的儿子被人家用石子打伤头，就到我家来勒索钱财，还要拉我母亲到官府去立“保辜”。^①母亲镇静应付，慢慢地引那孩子说出了真情，立刻翻脸，驱逐出门。她还怕赌徒回家教唆了孩子再来，赶出街上，大声喊：“众街坊！此人孩子被人打伤，他怕那人家，不敢去，却闯进我家来‘赖死’，迫索女人，请评评道理！”街坊闻声都走出来看，指说那人不对，母亲才放心回家来。我家屋后有个园子在东湖边。东湖是林姓全族产业。这个园子临湖那面没有修理。本生父暑假回来起了墙围。林姓全族除了我母亲那家三个舅父和表兄们没有来外，聚集了一百多人，气势汹汹来要拆墙。本生父惧怕，躲在家里，叫我母亲出去对付。我跟着

^①旧刑律殴人致伤，当官立限。限内身死，为因伤致死，治重罪，期内不死，罪可从轻，称为保辜，所立的限，称为保辜限，限内称为保辜期。

母亲出到湖边，见了那种气势也吓怕了。母亲却很有礼貌地对那些人：“今天惊动各位伯叔兄弟到来，心里很不安。我们林罗两族是贵县有名望的大族，都是读书知礼的人，请让我讲讲：第一、湖边有行人路，现在暑天水涨浸了上来，但还剩下二三尺行人路。请看我家筑的围墙是在行人路内，显然没有占到湖地的。第二、现在起的围墙是与左右两家的围墙一并的。左边那家围墙起了五年，右边那家围墙起了五六十年。他们没有占湖地，我家同样也是没有占湖地的。第三、对面登龙桥李家，就用砖柱建筑后座在湖水中，那可能说是占湖地了，已经多年，各位伯叔兄弟却没有去说呢。”我母亲这一席辞婉而理直的话，林族的人听了，不但自知理屈，而且还要背上“欺善怕恶”的丑行，只好低头散去了。这是一个十分险恶的场合，往往会发生械斗，打死人命的。而我母亲只说了几句话，就把一场大风波平息了下去。母亲常有先见之明，家庭中每有疑难的事，听她主张，后来事实都说明是她对的。一九三八年冬，我的单位从广西阳朔迁昆明，我家到了宜山等候我妻生产。第二年春

天，生了孩子，母亲要回贵县去。我要她同去昆明，否则将来贵县沦陷，把母亲抛在家乡，做儿子的就不是人了。她坚决不肯，说她已过七十岁，若死在昆明，不愿要我们操心。因为那时候礼法，父母病故异乡，一定要伴灵柩归葬家乡的。我有我的道理，母亲有她的理由，母子彼此坚持不下，最后她终于断然回了贵县。我心里很难过。这年冬天，她在贵县得疟疾逝世。昆明是当时一个疟疾猖獗的地区，我家人到昆明后就得了疟疾。如果她来了昆明，就一定会同她所预料的那样发生大困难了。我一生只有过一件家事不肯听从她的话。她很伤心说：“我死后你就知道。”果然，到她逝世后几年，就完全不出她所料。此事至今成为我的一件大遗憾，悔恨莫及了。我常想到同我母亲这样遇大事当机立断，应付迅捷，集能干、机警、先见于一身的妇人，记载上所宣扬的贤母真能胜过她的果有几人？可惜我只是一块书呆子的材料成不了什么器皿，辜负了我母亲的教育了！

生在那个时代，出在当时望族的妇女，我母亲于二十三岁那年就守寡了。她只生姊

姊一人。女儿要嫁出，算是别姓人，承宗接代要儿子。那时，我本生父还是个童子，她眼巴巴地企望小叔成人、结婚、生男孩，这日子好难挨啊！好容易望眼欲穿，过了十二年我才出世，就把我抱养过来。她常对我说，对我只少了十月怀孕，把我作为心头肉。我十分惊异，我母亲把我看作心头肉，可是对我一点娇生惯养都没有，毫不纵容，管教得十分严厉。那时的儿童最易学赌博，从“飘钱脚”^①赢输几文铜钱起，到推牌九，打扑克，发展到赢输几十文铜钱，那就是赌博了。到年长后，到赌馆去赌番摊，就成为赌徒。我母亲最管得严的就是这种行为。她见我在街上“飘钱脚”时，就不准我做。到长大一些，到附近邻居推牌九或打扑克时，就当场把我叫回来，痛加训饬。七岁时我还跟邻居同学去赌馆看热闹，去妓馆门前听唱曲。去过两三次，就给母亲发现了，她把我拉到大厅前祖先神楼下，叫我跪下来，递了一条藤鞭给本生父，叫他大大抽打了我一顿。打过后，不准起来，要我想明白赌博

①“飘钱脚”是用铜钱看谁飘得最远，最远的取得打近的权，如果打中后就赢了那文钱。

是坏事，去赌馆、妓馆观望是败类，以后不再去，才准起来。我长到七岁还没有同别家孩子那样给母亲用掌打过一次脸，用手指头凿过一次头，这次竟狠打了一场，以后就不敢再去了。

母亲严管我的坏品行，却让我玩。她把木棒修好，给我去作打尺玩。李二哥送蟋蟀给我，她放下缝的衣裳，到街上去买小罐回来给我盛蟋蟀。她又买纸、买箴请李二哥扎风筝给我放。东湖水域广阔有好几里。我三、四岁后，她每逢夏天，就把我浸在湖水里，到八岁后，我会游泳了，她就给我自己去游，就是遇到郁江大水倒灌入湖来，波涛大作的时候也不禁止。一九四四年秋，我单位已从昆明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我从桂入川，在川黔路上得了疟疾。到了四川，一个月要发作三四次。那时同济大学也迁李庄，有个附属医院，每发病都去求医。如是过了一年，病体愈弱。医生说要检查全身。检查结果，医生说心肺比一些健康人还好，叫我放心。他问我平时有什么锻炼。我说什么运动都没有做，只有从幼儿时到二十多岁离家来止就年年游泳。医生说这就是很好的锻炼

了。医生的话，使我想起了隔壁的一位和我同岁的同学，他也是寡妇抱养小叔的儿子来的。他母亲见我们有许多相同，向我母亲提议过几次要认“老同”^①。他见我游泳也要游。他母亲绝对不准，连湖边也不准他出来玩，怕他掉下湖去。可是，他母亲却很纵容他，到读中学时，就犯了三大过被开除。后来到外县去做个小职员，犯了罪，死在监狱中。不但这位同学的母亲不准儿子去游泳。当时我读书那间小学就在东湖边，共有二十多位同学，也没有一个到东湖游泳。在东湖游泳的都是一些劳动人家的子弟。我真不知我母亲哪来这样的卓识，哪来这样的胆量，却准许她的心头肉去游泳，不怕淹死。

我母亲从我家族的遗传和观察我的性格使她怕我长大后 would 会犯人命。族中从前几代起，直到我前一代，就有几个先人犯了打死好朋友、妻子、伙计的事件。我天性暴躁，就更使我母亲担心了。她经常把我族的先人这样那样一言不合就打死人，怎样充军到遥远的黑龙江去受罪等等事例来告诫我。她把

① “老同”是广西贵县一带对“拜把”的称谓。

“错手难翻”这句话作为暮鼓晨钟来警惕我。我曾经因一时的愤怒打过同事，拍起桌子大骂领导，受到了惩罚。但是，我还庆幸不曾同我那些先人那样犯了人命。这都是由于母亲在幼年时起就事先预防作出的教育。

我母亲教我做人要“四海”^①。什么叫做四海？就是《水浒传》上常引《论语》上那句“四海皆兄弟也”的四海，就是胸襟要广大，热情帮助他人的四海。她常说祖父要卖田过日子，可是祖母见人家没有棺材埋葬，就买棺材给人家，见人家挨饥，就送米给人家，人们都赞美我祖母好。她没有说到要我学祖母，但我听了她的话，却使我自己感到我要学祖母。后来我回贵县中学教书时，见到亲族邻里有困难时，请她把得的工资送去，她非常高兴，认为她的儿子听了她的教了。

我父亲与姨丈同学，老师和社会都说我父亲是高才，姨丈心里不服。他们同上桂林应举。姨丈家是个大富户，找到门路，中了举人。他和我父亲同船回家，一路上讥讽羞辱。我父亲考不中已经够哀伤了，再加上他

^①广西贵县说对人慷慨的叫做“四海”，对人刻薄吝啬的叫做“不四海”。

的侮辱，一气病倒，到家后就去世。这件事亲戚朋友都知道，都说他气死我父亲。我母亲却始终不告知我。到我年长后，才听亲族说，这个家伙，是个恶霸，只要能欺凌的人就去欺凌。后来作恶多端，被人控告，从家出走，死于异乡。我亲房叔父也被他欺凌，二三十年后，两家儿子还是互相仇恨。可是，我由于母亲没有告知，所以心里没有芥蒂。我几十年来，犯而不校，置毁辱于度外，心怀坦荡，对人事、对工作、对身心都得到好处。如果当年母亲告知我，一定会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气量狭窄的种子，一定不会如同今天这样。这对我的修养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真不知道我母亲从何懂得这种难能可贵的做人和教子的道理。

我母亲是个富家女。她家的房屋是当时县城上气派最大的门第。太平天国时代，在贵县起义的天地会就以她家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以与城内的清朝衙门对峙。她嫁到我家便不同了。我家到祖父时已破落。母亲说过，本生父考得秀才，从浔州打电报回来报喜，家中连蒸糕包粽待贺客的钱都没有。我三岁后，母亲与本生父分爨，每月只得十元

生活费。林罗两姓亲戚满城，婚嫁丧葬的事不断，还有妇女庆贺生子的饮“鸡酒”更多，这十元那里过活得去。母亲一年到头劳动。她去缝衣店领衣服回家缝，贴烧给死人的纸金银锭和纸鞋出卖。在后园种菜、种玉蜀黍，养鸡做饮鸡酒的贺礼，养鸽卖给酒楼，养鸭吃。我四岁后，全部劳动都带我学做，七岁上学后，因为那些贴纸金银锭等工作太费时间，会耽误学习，只要我帮她种菜、养鸭等。母亲变成了劳动妇人，也把我养成了一个热爱劳动的人。一九五六年，我在青岛生病，我单位近代史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周超同志去接我来京医治。后来我们相熟了，他笑同我说：“那天见到你，使我吃了一惊，以为见到了一个拉大板车的哩。”一九八四年，一位素昧生平的《人民日报》记者郑盛丰同志来访问，他在报道里说：“乍见到罗老，我心中一怔：这位和本世纪同龄的大学者，却很像农民，已届高龄仍在操心劳作的农民！”^①可笑一九六六年秋文化大革命

①郑盛丰同志是受《金田》杂志的委托来访问的。他的报道题为《披荆斩棘治史，争分夺秒著书》，刊于1984年出版的《金田》53期。

时，我被罚擦厕所的门。那些到我单位来参观“示众”的大人先生们，用着一种蔑视的眼光来投射我。他们不知，我在社会已经知名回到家乡的时候，在家清扫厕所，挖掘阴沟，母亲还站在旁边含笑看哩。我一生劳动，喜爱劳动，以劳动为光荣。我不曾有负我母亲的好教育。

母亲带我在四、五、六岁那三年做的解乱丝乱线、贴金银纸锭、做纸鞋的工作，给我的影响太大了。金银纸锭是把裁成小片的金银纸，贴比田螺小一些的纸锭，贴成后，把一张小纸片放在纸锭中心，再用小铅锤打牢才成。做纸鞋是用一种专做纸鞋用的蓝色的或黑色的纸，做成鞋后，再用灯草镶边。两种都是细致工作，粗心不得。母亲怕我贴金银纸锭不好，只教我上锭心，做纸鞋须有一定的技巧，只教我镶鞋边，都锻炼了我做工作小心。母亲给缝衣店缝衣，她买便宜的乱丝乱线，要解开才能用，教我学她那样将一个个的结子解开，一条条的丝线理清。解乱丝乱线必须十分忍耐，十分小心，否则就会越解越紧，越理越乱的。这个工作更加把我锻炼成了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她在我

做这些工作当中，常说故事给我听，使我百听不厌。我听了她说的故事，总是追问她：

“山熊奶奶怎样会变人啊？”“羊公公为什么给狼吃掉呢？”“仙女在哪里啦，为什么我没有见过呢？”诸如此类的问题，看来是把母亲问绝了，她总是说：“又追根问底了！”但是，她这句话，只是表示她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切地了解她孩子的性格，她要满足她的孩子，她尽了她所能尽的智能来回答她的孩子。这样，她又把我的好问，培养成了我“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追求。二十年后，我才知道这正是乾嘉学派治学的好态度。做学术研究，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这些治学的态度，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我母亲在我儿时就已经给我打下基础了。

我母亲生于那个苦难时代，连名字都不曾得到一个。她青春守寡，度过苦难的一生。她没有别的什么希望，只把全副心血教子成人。她也不要什么，更不要儿子歌颂。我今天不过是把蕴藏在自己心底里的心声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罢了。

二 本生父无声之教

本生父罗佩珠（润亭）。本生母王氏。先说本生母。她是个十分沉静，终日深思的人。外祖母、两位舅父和姨母也都是很沉静的人。我性情粗鲁，举动急躁，看来完全不是她的儿子。但我做研究工作时却完全不同。一九七六年秋至一九七七年秋和我同住在南京瞻园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西院经年的韩品峥同志曾描写过我那种时候的情况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①我偶尔抬起头来，望那案上的镜子，那种沉思的状态，活像我本生母的神气。我祖先是从小福建迁来的客家人。客家人富于特立独行，勇往直前，敢闯、敢做的品质。我这种粗鲁、急躁就是祖先品质的遗传（本生父却不是这样）。我在老师家住了两年多，他只看见我工作时和他对答时的沉静态度，却不知我这种性格。有一晚，我们四个

^①韩品峥《学者、长者、强者——献给尊敬的罗尔纲先生》中语，见《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一书。

人正在饭厅围着桌子兴高彩烈地玩。他忽然从书房过来站在我背后看，看了好一回，见我那种前冲、直闯、毫不考虑的动作，和平常完全换了两人。他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才知道尔纲哪！”难道在一个人的身上会有两种不同的遗传？还是相反的行为出自后天的锻炼？

本生父罗佩珠考取秀才后，清朝就停止科举，兴办学校了。他被选送到当时设在广州的广东广西两省最高学府——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他学的是博物科（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物等学）。毕业后，在梧州、浔州做了二十多年教师。一九二一年，广西省长马君武任命他做贵县教育局局长，因委任著名革新人物陈勉恕^①为贵县中学校长，被贵县旧派搞掉。后来又因为参加贵县进步组织丙寅学会，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被广西反动省政府通缉，逃难香港，做中医为生，抗日战争后始得回乡。建国后，曾任贵县糖厂医师，一九五五年病逝。

他在广州读书期间买了许多当时出版的

^①陈勉恕是中共广西省委筹备组成员之一，革命烈士。